

四海鲸骑



◎作者:马伯庸、驰骋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★相传女皇武则天在南洋之上建造堆满珍宝的佛岛,几百年后,大明皇帝被刺杀于南洋之上,太子驾宝船出逃,踏上寻宝探险的复仇之旅

★文字鬼才马伯庸打造独树一帜的中国风航海探险小说

9

少年转身出去。船主与老者攀谈了几句,各自落座,船主便从怀里拿出几件奇物,有海上的,也有陆上的。斋主——看过,——说出来历与估价,他的眼光老到,言之有据,船主听得十分信服。只是到了最后一件,斋主拿起来端详片刻,略有迟疑。

这是一枚莲花状的黄金镂空香囊,中心香架被一圈镂空花纹的黄金罩子给裹住,外面还围了一圈莲花瓣。用手一碰,那莲花瓣还会动,似乎里面暗藏机关。但到底这机关是做什么用的,船主从斋主的表情能看出来,他也不清楚。

“看这莲花瓣的精细程度,怕是宫里流出来的吧?”斋主抬起头。

船主面色一僵,点头称“是”。前几年天子意外死在海上,宫里着实乱了一阵,流传出了不少宝贝,这就是其中一件。朝廷虽没有追回的意思,可拿到市面上交易毕竟犯忌讳。船主之所以窝到泉州才请人品鉴,也是在北方不方便露白的缘故。

斋主眯起眼睛道:“涉及宫里的

东西,我这村夫可就不敢妄自揣测了,等我给你叫个朝奉来。”

朝奉是古董铺子或当铺的管事人的称谓,专门辨认各种物品的价值,非专精者不能任之。船主一听斋主要请一位朝奉出来,面露期待。敢在泉州港这样的繁华地方自称“朝奉”,水平一定不简单,倒要看看到底是何等人物。

“建文!”

斋主喊了一声,刚才接来船主的少年笑嘻嘻地掀帘进来。斋主一指那香囊:“这玩意儿是宫里出来的,你来品鉴一下。”船主一怔,难道……斋主说的朝奉,竟然是这个小家伙?他不是小伙计吗?

“可别小看这孩子,他做朝奉的水平,可令老夫都为之赞叹。”斋主称赞道,然后一指那香囊,“这玩意是宫里出来的,你来品鉴一下。”

听到是宫里的物品,建文表情微微有一丝变化,随即又收敛不见。他拿起香囊,仔细地看了一眼,开口道:“这叫如意金莲真言香囊,这莲花瓣分成六瓣,用金叶子打制而成,

代表佛家的六字真言‘唵嘛呢叭咪吽’。每一片莲花瓣都能上下抖动,不同的莲花瓣,会让镂空花纹发生改变,把香架上的烟气格出不同文字。”

他见船主和斋主都有点迷惑,便转身取来一块龙涎香点燃,搁入中央香架,然后抬起“唵”字莲花瓣。只见龙涎香的香烟袅袅升起,穿过纹罩上方的镂空花纹,竟被切割成了一个缥缈的“唵”字。这“唵”字在半空舒展开来,过不多时,形体终于慢慢飘散,满室皆香。

建文又抬起另外一瓣,镂空花纹发生了细微改变。龙涎香的烟再飘出纹罩时,被切割成了一个缥缈的“嘛”字。建文依次掀动六片莲花瓣,佛家的六字真言就这样依次出现在半空,联缀成一片,缥缈而玄妙,香气中带着难以言喻的佛性。仿佛一位大德高僧口吐莲花,真言具象,整个房间都为之肃穆起来。

船主和斋主都久久未能言语。这香囊的工作原理,说穿了非常简单,无非是用特定形状的格栅把香烟格成特定形状,但这份构思妙想,

实在难得,而且在这么小的一个香囊上下这么大的功夫,也只有皇家才会干这么不惜工本的事。

建文把香囊搁回到桌子上,取出龙涎香,笑道:“斋主您老人家可看清楚了,我可是为了鉴宝才动用的好香,这可得额外给点补贴。”

“小守财奴,一点亏都不肯吃!”斋主笑骂了一句,从怀里掏出一块碎银子,“拿去!”建文伸手接住,先放到嘴里咬一下检验成色,然后冲两人一施礼,兴高采烈地转身离开。

等他离开,斋主把香囊交还给船主:“这东西的用途,您也都看见了,就是这么回事儿。”船主交割了鉴定费用,然后好奇地看了门外一眼:“你这小伙计年岁不到二十吧?居然就当上朝奉了?”

“这小子啊,甭管是瓷木、金银、铁器,只要是富贵人家用的,他都精熟。”

(精彩下期继续……)

不完美也可以很美好



◎作者:米格格
古吴轩出版社

★为每一个因不完美而心生怯弱的人开启生活新起点:任何事情到了最后都会好的,如果不好,说明还没到最后

★上天没有给你的,不是因为你不配,而是因为你值得拥有更好的

17

直到上了大学,开始自由报选修课,我在宿舍同学的拉拢下,报了健美操。一开始,我心里别提多紧张了,总是担心自己手脚不协调,害怕自己跳得难看而被人笑话。可都来了,硬着头皮学吧,不行再说。

或许是因为年龄大了一些,没那么害羞了;或许是因为跟宿舍的同学比较熟悉,外加上课的很多同学也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跳过舞,我的心理压力便减轻了许多。老师教得很仔细,先分解动作,再慢慢地连接起来,我发现自己放得开了之后,学得一点也不费力,而且动作挺标准的,老师也夸我不错。再看看周围的那些同学,真的有人手脚不协调,比我想象中要严重得多,可她们并不在意,跳得还是很起劲。

我第一次觉得,其实我是完全可以做好跳舞这类活动的,我并非手脚不协调,我跳得很好。这些年来,我只不过是被姑姑的那句话“束缚”了——那句话就像是一道围墙,我站在里面,看着里面跳舞跳得不完美的自己,认定了自己的肢体表

达能力差。长大后的我,摒弃了儿时的那股羞涩,鼓起勇气在墙内翩翩起舞,没想到那道墙就不攻自破了。墙外面的人看到翩翩起舞的我,投来了欣赏的目光,觉得我跳得挺“完美”。

当然,这件事还未能让我彻底摆脱对自己的怀疑。大学毕业后,我去驾校学手动挡的车。谁都知道,开车也是一件需要手脚相互配合的事。一开始,我和参加健美操时一样,紧张得不得了,可到了真的上车、开车、练习各个项目的时候,几乎每个教练都说我的“车感”不错,学得很快。可喜的是,所有科目我都一次通过了,顺利拿到驾照。

从那之后,我不再怀疑自己肢体表达能力差了,因为在“墙外”,我听到了不一样的声音,而且,他们所说的跟我自己所感受到的一样,真实的我并非手脚不协调,我在这件事上即便算不上完美,但也绝不像姑姑所说的那般差劲。

从这件事之后,我思考了很多。有时,我们自己眼睛看到的、耳朵听

不畏成长和改变,才能鲜活地盛开

到的,那些关于自己的好与不好、完美与不完美,未必就是自己真实的样子。或许,它们只是真相的一些“截图”、一些“片段”,恰巧在它们呈现出最好或最差的一瞬间,被别人撞见了,或是被我们撞见了,然后便下了一个结论。如果我们此后一直坚信,这就是事实,那或许就掉进了一个走不出的困局。

最近常在电台里听到一首歌:“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就是你不行……”每次听到这句歌词,我的内心都会一阵悸动。一句“你不行”,砌成了心灵的“围墙”,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和视角,也断送了人生的多种可能性。其实,那堵“墙”不过是一个摆设,轻轻一推就轰然倒塌,就看你有没有勇气和自信去推它。

一旦推开它,迎接你的,就是另一片天。

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自己想要的“奶酪”,我们追寻它,想要得到它,因为我们相信,它会带给我们幸福和快乐。而一旦我们得到了自己

梦寐以求的“奶酪”,又常常会对它产生依赖心理,甚至成为它的附庸。这时如果我们忽然失去了它,或者它被人拿走了,我们将会因此而受到极大的伤害。

你看过《谁动了我的奶酪》吗?那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。

文中提到的“奶酪”,是一种理想的化身,或许是生活,或许是感情,或许是事业。追求的过程是艰辛的,一旦得到了,会感到无比满足和舒适。但在满足之后,我们的心理会陷入一个舒适区,待在里面不想出来,抗拒外界一丝一毫的改变。但凡有风吹草动,就会变得患得患失,害怕失去,害怕未知事物的到来。

初出茅庐时,她也是一个有想法的女孩;想进入新闻行业做一名摄影记者,关注人间百态,透过万象揭露深层的原因,引发共鸣,间接影响千万人。只是,通往理想的路太拥挤,太艰难,太孤单,她试了无数次,失败了无数次。

(精彩下期继续……)

李鸿章:平步青云



◎作者:肖仁福
长江文艺出版社

★还原“中兴名臣”李鸿章的青年时代:得曾国藩赏识,组建淮军,平步青云

★依托史料,通俗说史,知识性、趣味性并重

23

李鸿章道:“兵燹无情,吕大人恐怕也想不到会是这么个结局。”赵响道:“早知如此,他就不会放走午桥,又轻信午桥所造伪书,逼走刘斗斋,害得你没法回舒城老营,而把他自己孤立起来。”

人死为尊,李鸿章不好再说吕贤基甚么,埋首叹道:“长毛兵多粮足,石达开又善于用兵,我与午桥在舒城,也无济于事。”赵响说:“你俩不走,给他出谋划策,招兵买马,练勇布防,舒城也不至于攻破。吕大人心胸狭窄,谁都不入法眼,只信得过魏德矛,还有那些百无一用的旌德亲戚和老乡。”

李鸿章心头一阵悲凉,喝口酒,道:“赵大人不肯见李巡抚,可考虑去宿州投袁大人。”赵响道:“虽说眼下午桥兵强马壮,然能撑多久也说不定。皖省近处金陵城下,无论长毛北伐还是西征,都会先拿皖省开刀,一旦庐州不保,宿州失去照应,午桥也独力难支。”

也许舒城失守,赵响胆已吓破,

满眼悲观。李鸿章还没失去信心,说:“长毛颯颯皖省不假,可金陵东郊和扬州有清军南北两座大营盯着,洪秀全不敢轻举妄动,加之赣鄂豫三省清军殿后,皖省该不至于太难堪。”赵响道:“清军南北大营,皇上下足了本钱,但靠两大营扼制长毛,短期管用,日久必定失效。至于赣鄂豫这边,得防堵石匪西征,无法腾出太多兵力东援,皖省清兵欲与长毛形成抗衡,难上加难。”

虽说赵响文人出身,看待局势还算有眼光。李鸿章叹道:“长毛确实凶猛,可堂堂大清立国两百年,根基不浅,真会断送在他们手上吗?大清消亡,咱们这些做臣子的,又去哪里谋生存,找活路?”赵响道:“长毛想断送大清也非易事。少荃的老师曾国藩所建湘军,已渐成气候,湘省数战,大败长毛,其势不可小视。日后灭长毛者,恐怕非曾大帅不可。”

曾国藩与李父李文安是同年进士,十年前李鸿章和大哥李瀚章进京求学赶考,便被父亲以同年子名

义,送进曾府,求义索理,经曾国藩口传心授,深得读书为人精髓。此刻赵响论及曾国藩,李鸿章不禁心头一振,想万一混不下去,就去投奔曾老师。

酒喝得差不多,李鸿章安排两名兵勇,护送赵响去磨店,这才打马入城,往见李嘉端。

得闻舒城失守,吕贤基殉职,李嘉端在签押房里长吁短叹,不知自己脑袋还能在脖子上支撑几天,一见李鸿章,便急切道:“少荃有无办法,确保庐州免蹈舒城覆辙?”李鸿章安慰道:“大人不必多虑,庐州不比舒城,城里有绿营八旗把守,城外有各地民团护卫,加之江西援兵已在路上,届时多军共抵长毛,胜率不小。”说得李嘉端稍稍心安,说:“少荃所言甚是。长毛刚攻下舒城,总得休整一段时间,庐州暂且应该无事。你先回去歇息,明天再巡查城防。城外民团都是你兄弟,听你指挥。”

李鸿章回屋睡上一觉,翌日出城看望各路民团。三山圩主和庐江

心头一阵悲凉

潘鼎新、吴长庆都在,李鸿章一路巡查过去,见各处防线还像那么回事,才放下一颗心来。免不了又大碗喝酒,大口吃肉,与兄弟们醉成一堆。几天下来,巡完防线,才回抚衙复命。却见李嘉端脸色铁青,像涂了层厚厚的青苔。李鸿章疑惑道:“大人怎么啦?莫不是鸿章迟复欠妥?”“不关少荃事,是狗日的胡元炜,欺到老子头上来了,看我不宰了他!”李嘉端咆哮道,拿过桌上一样东西,扔给李鸿章。李鸿章一瞧,是圣旨一道,意思是皖省势急,舒城陷落,李嘉端身为一省长官,责无旁贷,着摘去巡抚职务,由江忠源接任。

原来得知舒城失守,吕贤基殉职,皇上坐立不安,又接庐州知府胡元炜奏报,说李嘉端疏于军事,布防不力,庐州日见危急,请求皇上另派干将来守庐州。加之李嘉端自安庆退守庐州后,多次奏请增兵,字里行间充满悲观,皇上也觉得他靠不住,才寄希望于江忠源。

(精彩下期继续……)